



玉茗堂摘評王弼洲先生豔異編卷七

幽期部

嬌紅記上

申純字厚卿祖汴人也隨父寓成都八歲通六經十歲能屬文天姿卓越傑出世表風情接物不減於斯故賢士大夫多推譽焉宣和間薦而不第歸鬱鬱不自勝家居月餘因適鄰郡母舅王通判信宿而至則門枕碧流目斷千里波濤洶湧風景粲然明滅遠出特起望外因賦摸魚兒詞一闕以寫其勝詞曰錦城

便寫景

西一區華屋天開多少佳趣當門綠水朝千里何況  
碧山無數堪愛處有瀟湘新簧松檜森前路深深院  
見簾幙低垂絲簧迭奏鎮日價歌舞金閨彥卑歲  
歸占住小生平昔依慕今朝走馬行來近試綺繡鞅  
凝駕君真真且從守分幽意誰爲主詩朋酒侶向此  
地嬉遊尋花問柳須是有奇遇生旣至因入謁舅舅  
見之遂引生至中堂姪出見生進拜畢就位舅有一  
子名善父年七歲一名含舅因呼善父出拜再命侍  
女飛紅呼嬌娘出見良久飛紅附耳語姪以嬌娘未

天姿何用  
脂粉

經粧爲言姪因怒曰三哥家人也出見何害生聞之  
因曰百一姐無他故姑俟何如姪因笑曰適方出浴  
未理粧故欲少俟三哥家人也何事鉛粉耶又令他  
侍女促之頃刻嬌自左掖出拜雙鬟綰綠色奪圖畫  
中人朱粉未施而天然殊瑩生起見之不覺自失敘  
禮竟嬌因立姪右生孰視愈覺絕色目搖心蕩不自  
禁制姪笑曰三哥遠來勞苦宜就舍少息因室之於  
堂之東去堂二十餘步生歸館後功名之心頓釋日  
夕惟慕嬌娘而已恨不能吐盡心素與款語故常意

覺有挑動  
意

屬焉舅姪皆以生久不相見款留備至生亦自幸其相留冀得乘間致款曲於嬌娘也平嘗出入舅家周旋堂廡雖終日得與嬌遊從未嘗敢妄一邪言相及生因察其動靜見嬌言笑舉止嘗有疑猜不足之狀生知其賦情特甚也求所以導情達意之便而未能得一夕嬌晚綉紅窗下倚床視茶蘼花久不移目生輕步踵其後嬌不知也因浩然長歎生知其有所思因低聲問曰爾何於此佇視長歎也將有思乎將有約乎嬌不答良久乃曰兄何自來此日晚矣春寒逼人兄覺之乎生知嬌以他辭相拒因應曰春寒固也嬌正視逡巡引去生獨歸室無聊乃書點絳唇一詞于寓室之東以寓意焉詞曰庭院深沉遲遲日上茶蘼架芳叢相亞粧點春無價玉體香肌好手應難

画還驚訝春心蕩也誰共遊蜂話自後日聚飲宴或同歌笑申生言稍涉邪嬌則凝袂正色若將不可犯生雖慕其美麗然見其不相領畧以謂嬌年幼情簡不諳世事因不介意一日舅有他甥至舅姪亦留之至晚舅開宴申生預坐酒至半姪起酌酒勸他甥舅

將酣嬌時陪立。姁後蕢之。令溢觴。酒至。生力辭。姁曰。子素能飲。獨不能爲我開懷乎。生辭以矢志功名。且病久已醉甚。不能復加。姁未答。嬌因叅言。其後曰。三兄動容。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姁因輟瓶授觴。生再拜而飲。因喜不自勝。旣畢。姁退步酌酒勸舅。申生之前。燭燼長而暗。嬌因促步至燭前。以手彈燭。因流視。語生曰。非妾則兄醉甚矣。生謝曰。此恩當銘肺腑。嬌微笑曰。此乃恩乎。生日。意重於此矣。語未畢。姁因索水滌觴。嬌乃引去。自此生復留意一夕。嬌獨坐於堂。

側惜花軒內。生偶至座側。見嬌凭闌。無語徒倚。沉吟時。花檻中有牡丹數本。欲開未開。生因爲二絕以戲之。曰。亂惹祥烟倚粉墻。絳羅輕捲映朝陽。芳心一點千重束。肯念凭闌人斷腸。嬌姿質豔不勝春。何意無言恨轉深。惆悵東君不相顧。空餘一片惜花心。生援筆寫此二詩。以示嬌。嬌巡簷展誦。傾環低面。欲言不言。正凝思間。忽聽流鶯睨睨。如道人意中事。生又揮毫作喜遷鶯詞一章。曰。園林過雨。問滿目媚景。是誰爲主。翠柳舒眉。黃鸝調舌。鎮日姿狂歌舞。金衣公子。

何事牽惹萬千愁緒。芳草地。有香車寶馬。駢闐來許。  
無據行樂處。好景良辰。休把輕辜負。一種春風。幾  
多圖畫。聽取綿蠻簧語。又向暗巢偷眼。欲啄花心。無  
路知。牆外待放伊飛過。有人低訴。嬌覽之未畢。忽聞  
姱語聲。嬌乃攜此詞并前二詩藏之袖間。徐步趨歸  
堂中坐。悵恨久之。歸室。殆無以爲懷。因作一絕題於  
堂西之綠窗上。詩曰。日影縈堦睡正醒。篆烟如縷午  
風平。玉簫吹盡霓裳調。誰識鸞聲與鳳聲。後二日。舅  
他出。嬌因至生臥室。見東窗有點絳唇詞一首。西窗

有詩一絕。躊躇玩味。不忍舍去。知生之屬意有在。乃  
濡筆和其西窗之韵。以寄意焉。詩曰。春愁壓夢苦難  
醒。日迴風高漏正平。魂斷不堪初起處。落花枝上曉  
鶯聲。生歸見嬌所和詩。愿得之心。踰于平常。朝夕惟  
求間便。以感動嬌。然嬌或對或否。或相親昵。或相違  
背。生不測其意。莫得而圖之。一日。舅姱開宴。自午至  
暮。酒散。舅姱起。趨舍。生獨危坐堂中。欲卽外舍。俄而  
嬌至。筵所抽左髻。鈿釵。博山理餘香。生因曰。夜分  
人寢矣。安用此。嬌曰。香貴常存。安可以夜深棄之。生

此正動人

又繼之曰篆灰有心足矣嬌不荅乃行近堂階開簾仰視月色如晝因呼侍女小惠畫月以記夜漏之深淺乃顧生曰月以至此夜幾許生亦起下階瞻望星漢曰織女將斜夜深矣因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嬌曰東坡鍾情何厚也生曰奇美特異者情有甚於此焉可以此誚東坡也嬌曰兄出此言應被此苦衆矣於我何獨無之生曰然則實有也不然則佳句所謂壓夢者果何物而苦難醒乎言情頗狎嬌因促步下階逼生曰凡謂織女銀河何在也生見嬌之驟近

恍然自失未及卽對俄聞戶內姪問嬌寢未嬌乃遁去次日生追憶昨夕之事自疑有獲然每思遇事多參商愈不自足乃作減字木蘭花詞以記之曰春宵陪宴歌罷酒闌人正倦危坐中堂倏見仙娥出洞房

博山香燼素手重添銀漏永織女斜河月白風清良夜何次日晨起生入揖姪旣出遇嬌於堂西小閣中嬌時對鏡画眉未終生近前謂之曰蘭煤燈燼邪燭花也嬌曰燈花耳妾用意積之近方得之生曰若是則愿以一半丐我書家信嬌遂首肯令生分其半

生舉手分煤油汚其指因請嬌曰子宜分以遺我何重勞客耶嬌曰既許君矣寧惜此遂以指夾煤之半以贈生因牽生衣拭指汚處曰緣兄得此可作無事人耶生笑曰敢不留以爲贄嬌因變色曰妾無他意君何戲我生見嬌色變恐矜知之因趨出珍藏所分之煤于枕中因作西江月詞以記之曰試問蘭煤燈燼佳人積久方成殷勤一半付多情油污不堪自整妾手分來的的郎衣拭處輕輕爲言留我表深誠此約又還未定自後生心搖蕩特甚不能頃刻少置

伏枕對燭夜腸九回思欲履危道以實嬌心而未獲一日暮春小寒嬌方擁爐獨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來嬌不起顧生生乃擲花于地嬌驚視徐起以手拾花詢生曰兄何弃擲此花也生曰花泪盈暈知其意何在故弃之嬌曰東皇故自有主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兄何索之深也生曰已荷重諾無悔嬌笑曰將何諾生曰試思之嬌不荅因謂生曰風差勁可坐此共火生欣然卽席與嬌偶坐相去僅尺餘嬌因撫生背曰兄衣厚否恐寒威相凌逼也生恍然曰能



念我寒而不念我斷腸耶。嬌笑曰：何事斷腸？妾當爲兄謀之。生日：無戲言。我自遇子之後，魂飛魄揚，不能着體，夜更苦長，竟夕不寐。汝方以爲戲，足見子之心也。予每見子言語態度，非無情者。及予言深情味，則子變色以拒我，豈可不解世事而爲是沾嬌哉？諒孱繆之跡，不足以當雅意，深藏自閉，將有售也。今日一言之後，今將西騎矣。子無苦戲我，嬌因慨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無言。妾知兄心舊矣，豈敢固自鄭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終始，其如後患何？妾亦數月來

諸事不復措意，寢夢不安，飲食俱廢。君所不得知也。因長吁曰：君疑甚矣。異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濟，當以死謝君。生日：子果有志，則以策我，嬌未及荅。俄然舅自外至，生因起出迎，舅嬌乃反室，不可再語。生乃賦石州引詞以記其事云：懊恨東君催趲去程，春意牢落，梨花粉淚溶溶。知是爲誰輕別，衝寒向晚，特地折取歸來。佳人無語從地擲，瞥見却驚猜。恐使芳塵歇，收拾道明窗淨几，瓶裏一枝，便添風月。因念多才，值此苦寒時節，近新消減，料有萬斛春愁，芭蕉未展。

丁香結甚日把山盟向枕前說又越兩日生凌晨起攬衣向堂西綠窗內而立背面視井簷不知此時嬌亦起在隔窗內理粧矣生誦東坡詩曰爲報隣鷄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嬌聞之自窗內呼生曰君有鄉間之念乎生因窺窗語嬌曰衷腸斷盡無可導意只得歸矣嬌曰君果誕妄邪旣無意於妾何前委臯之深也生因笑曰予豈無意第被子苦久矣然則若何謀之嬌曰今日間人衆無可容計東軒抵妾寢室軒西便門達熙春堂堂透茶蘼架君寢室外有小窗

尤不肯  
行方便

今日若晴霽君自寢所踰外窗度茶蘼架至熙春堂下此地人罕花密當與君會也生聞之欣然自得惟俟日暮得諧所愿至晚不覺暴雨大作花陰浸潤不復可期生悵恨不已因作玉樓春詞援筆書之以寫怏怏之懷詞曰曉窗寂寂驚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訴低眉斂翠不勝春嬌轉櫻唇紅半吐匆匆已約歡娛處可恨無情連夜雨枕孤衾冷不成眠挑盡殘燈天未曙生晨起會嬌於姤所因共至中堂以夜所綴詞示之嬌低聲笑曰好事多磨理固然也然妾旣許

君矣當別圖之。是日生侍舅從隣家飲。至暮醉歸。且思嬌早間別圖之言。疑嬌之不復至也。又沉醉睡熟。嬌潛步至窗外。低聲呼生者數次。生不之覺。嬌悵悵而回。又疑生之誕已也。直欲要以盟誓。生剪縷髮書盟言于片紙。付嬌。嬌亦剪髮設盟。以復于生。雖是極意慕戀。然終于無便可乘。一日生收家書。以從父晉納粟補閬州武職。以生便弓馬。取生歸侍行。嬌顧戀之極。作詩送行。詩曰。綠葉陰濃花正稀。聲聲杜宇勸春歸。相如千里悠悠去。不道文君淚濕衣。生得詩和。

首句是太白後身

韻以復嬌詩曰。密幄重幃舞蝶稀。相如只恐燕先歸。文君爲我堅心守。且莫輕拚金縷衣。生終以嬌綠葉陰濃之語爲疑。又成一詞寓小梁州以示嬌。詞云。惜花長恨替花愁。每日到西樓。如今何況拋離去也。關山千里。目斷三秋。謾回頭。殷勤分付東園柳。好爲管長條。只恐重來綠成陰也。青梅如豈。辜負梁州恨。悠悠嬌知生之疑已。亦以卜算子詞復之。詞云。君去有歸期。千里須回首。休道三年綠葉陰。五載花依舊。莫怨好音遲。兩下堅心守。三隻骰兒十九窩。沒個須。

教有嬌情不自已。復繼以詩云。臨別殷勤詩語長。云云。去後早還鄉。小樓記取梅花約。目斷江山幾夕陽。自後生從父以它故不果行。生居家行往坐臥飲食起居無非爲嬌興念。以致沉思成病。因托求醫。至舅家數日無便可乘與嬌一語。至于飲食俱廢。舅始爲之皇皇醫卜。踵至。但云生功名失意勞思所致。終不能知生之心。數日病小愈。一日舅出報謁。生因強步至外廡。方佇立俄而嬌至。生後生駭然。嬌曰。偶左右皆它往。妾得便故來問兄之病。生回顧無人。因前牽

此句又是  
關情處

嬌衣欲與語。嬌曰。此廣庭也。十月所視宜卽兄室。生與之俱及門。忽雙燕爭泥墜前。嬌因舍生趨視。俄舅之侍女湘娥突至。嬌前嬌大駭。生乃引去。至暮復會中堂。嬌謂生曰。非燕墜則湘娥見妾在君室矣。豈非天乎。生然其言而悒快之心見於顏色。乃作嶺芳詞一闋以自釋。詞云。日如年。風輕扇。文園多病尋芳倦。春衫窄。庭院閒。獨步迴廊。體嬌無羨。如花面親曾見。千方百計尋方便。藍橋隔暮雲。碧燕兒墜也。又無消遣。一日晚嬌尋便至生室。謂生曰。向日熙春堂之

約妾嘗思之夜深院靜非安寢之地自前日之路觀之足以達妾寢所每夕侍妾寢者二人今夕當以計遣去小慧不足畏也君至夜分時來妾開窗以待生曰固善也不亦危乎嬌變色曰事至若此君何畏人生如白駒過隙復有鍾情如吾二人者乎事敗當以死繼之生曰若然余何恨乎是夜將半生乃踰外窗遶堂後數百步至茶蘼架側久求門不得生頗恐久之尋路得至熙春堂堂廣夜深寂無人聲生大恐因疾趨入見嬌方開窗倚几而坐衣紅綃衣下白絲裳舉首望月若重有憂者不知生之已至也生因拱窗而入嬌忽見生且驚且喜曰君何不告駭我甚矣生乃與嬌並坐窗下時正夜分月色如晝生視嬌體態艷媚肌瑩無瑕飄飄然不啻姮娥之下臨人間也嬌謂生曰夜漏過半幸會難逢可就枕矣欣然與生相攜素手共入羅帳之中解衣並枕間嬌曰妾年幼姝不諳世事枕席之上望兄見憐生曰不待多言兩情既合嬌乃嬌啼嫩語體若不勝雨態雲蹤交頸之鴛鴦和鳴之鸞鳳無以踰者一晌歡娛而嬌娘千金之

好個世事  
曾見枕席  
上可了世  
事乎

身自茲失矣。歡會之際，不覺血清，生衣袖嬌乃剪其袖而收之，曰：留此爲它日之驗。生笑而從之。有頃，雞聲催曉，虬漏將闌，嬌令生歸室，因視生曰：此後日間相遇，幸無以前言爲戲，懼他人之耳目長也。因口占菩薩蠻詞以贈生：夜深偷展窗紗綠，小桃枝上留鶯宿。花嫩不禁抽，春風卒未休。千金身已破，脉脉愁無那。特地祝檀郎，人前口謹防。生亦口占荅之：綠窗深竚傾城色，燈花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羅幃，春心不自持。雨雲情散亂，弱體羞還顫。從此問雲英，何須上玉

京。嬌得生所和之詞，謝曰：妾女子也，情牽事惑，殊乖禮法，幸垂明鑒，稍爲秘之。妾之托君，亦無憾矣。生辭愧喜交集，自後生夜必潛至嬌室，凡月餘，無有知者。豈期欲火所迷，俱無避忌。舅之侍女曰飛紅，曰湘娥，皆有所覺，所不知者，嬌之父母而已。嬌亦厚禮紅等，欲使緘口。第飛紅輩雖覺之而未之敢發，俄而生以父書促歸，旣歸則寢食俱廢，思欲娶嬌爲婦，乃作書達嬌曰：前日佳遇，倏爾旬餘，竟飛杳杳，每形清夜松竹深盟，常存記憶，兼葭之迹，得自托於蘭蕙之旁，爲

幸大矣。幽會未終，白雲在念，自抵侍下，無一息不夢想洛浦之風烟也。家事經史，非惟不復措念，縱一勉強，不知所以爲懷。有親朋見憐於大人前，致一語天啟其衷，俾續秦晉再世之盟，未審舅姑雅意若何。倘不棄庸陋，則張生之於鶯鶯，烏足道哉。茲因媒氏有行喜不自制，臨此以布腹心，幸相與謀之。訴風以俟佳音，家居無聊，偶思佳麗，夜別之言綴永遇樂一詞，併用錄呈，亦以見此情之拳拳耳。新霜在候，善加保衛。生寫書畢，併錄前所作永遇樂詞，緘封私付女媒。

恨  
老鼓板可

氏父母不知也。媒得書，卽往見舅姑，且以生父命告之。舅爲之開宴，次日媒申前請，舅曰：「三哥才俊灑落，加以歷練老成，老夫得此佳婿，深所愿也。但朝廷立法，內兄弟不許成婚，似不可違前辱。三哥惠訪，留住數月，甚能爲老夫分憂。老夫亦有愿婚之意，而於條有礙，以此不敢形言。媒氏再三宛轉，終不能得。至晚再置酒款媒舅，命姑主席，嬌時侍立於側，知親議之不諧也。心生悒快，但不敢形之言語耳。酒散，媒左右顧視無人，欲置生書於嬌適，嬌至，媒前剔燈，媒因私

語嬌曰子非厚卿之情人邪厚卿有手書令我私致於子嬌竦然微言應曰然淚墜言下媒爲之改顏遂以身畔取書授嬌嬌收置袖間未敢展視始起嬌亦隨姁入室次早媒再請於舅且以言迫之舅怒曰此無不可第以法禁甚嚴欲置老夫罪戾也爾勿復言此決不可媒知其不就因告歸舅又命姁酌酒與媒爲別嬌因侍立私語媒曰離合緣契乃天之爲也三兄無事宜來妾年且長歲月有限無以姻事不諧爲念也因出手書令媒持歸以復于生媒旣歸道舅不

允之由遂以嬌書與生生展視之乃新詞滿庭芳一闋嬌所製也簾影飾金篔紋浮水綠陰庭院清幽夜長人靜消得許多愁長記當時月色小窗外情話綢繆因緣淺行雲去後杳不見蹤由殷勤紅一葉傳來密意佳好新求奈百端間阻恩愛成休應是奴家薄命難陪伴俊雅風流須相念重尋舊約休忘杜家秋詞後又有詩二絕詩云雲重月難見風狂雨不成尺書後寄意傾淚若爲情目斷芳千里情分役寸心藉君憐舊日莫絕羽鱗音生覽誦數遍殊不勝情每對



花玩月不覺淚下。初生與成都府角妓丁憐憐者極相厚善。憐敏惠殊俊，常得帥府顧盼。生方妙年秀麗，憐憐尤見傾慕。生自秋還鄉里，憐憐屢遣人招生。生托故不往。至是生之友人陳仲游亦豪家子也，見生每置恨於臨風對月之間，因拉生至成都舒懷。遂同至憐憐之家。生既入，憐不勝欣喜，盃酒話欵。曲生但面壁畧不致意。憐怪之，委曲詢生，終不言。憐意其碍於仲游也，乃留之竟夕，令其女弟伴姐侍仲游寢而自薦于生，生不得已，因與同席。枕邊切切詰生，所以不見荅之。故生乃具道與嬌娘相通之情。憐問曰：「嬌娘誰家女也？」生曰：「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憐又問其質若何，生曰：「美麗清絕，西施妃子殆相千百，而風韵過之。」憐因沉思良久，曰：「旣名嬌娘，又且美麗若此，豈非小字瑩卿者乎？」生燥然曰：「爾何由知之？」憐曰：「向者帥府幼子將求婚，酷好美麗，不以門第高下爲念，但欲殊色，常捐數千緡，命畫工於近地十郡求問，伺隙繪人家美女以獻。凡得九人，此其一也。色瑩肌白，眼長而媚，愛作合蟬鬢，時有憂怨不足之狀，常至帥

府內室見之因記其姓字果然是否生曰子如親見其人卽是此女憐曰宜子之視我若土壤子之所遇真天上人也妾常入視佇目不能去第恨不見其身今後至彼愿求舊鞋丐我生諾之明日遂與陳仲游同歸抵家後生因追念憐憐天上人之語慨然賦詩一絕詩曰有入仙源路已深桃花與我自知心紛紛浪蕪迷蜂蝶得似高山遇賞音生因悵恨再期杳杳傷感成疾困臥累日父母驚異因令人詢問生得病之由生乃托以夢寐絕怪將不能免必須求善能驅

役鬼神者作法禳之父乃命良巫求祝生密使人厚賂巫者令向父母言此爲鬼物所凭必當遠避方可向安如其不然生死未判父母聞巫言大驚思以爲誠然於是議令生往舅家以避此難擇日起行先期之二日令人取覆舅家舅始許之嬌時在父母旁聞生有來期喜慰特甚人回報生亦欣快隨覺病差愈父母以爲得計及期生戒行病亦向安于時鶯轉簧聲百花競發園林錦綉奪目爭妍生至舅居及門遇嬌於秀溪亭兩情四目不能自止暫扣寒暄畢生欲

入謁舅嬌止之曰今日隣家王寺丞宅邀往天寧玩賞牡丹至暮方歸姑至此少息徐徐而入可也乃與嬌並坐亭上嬌因謂生曰君養攝不如平時何故今復來此何幹也生疑其言乃曰日月未久何故忘予自相離之後坐不安席味不適口寢不着枕行不重足何止夜月屈梁之思中間請命嚴君冀諧媒妁而天不從人竟辜宿望春花秋月風臺雪榭無一而非牽情惹恨之處百計重來以踐舊約今予乃有復來何幹之辭予失計甚矣嬌愧謝曰君心果金石不踰

妾何以謝君因相與歡移時同步入室生至其舊館窗几依然向時所書詩曲左顧右盼濡染如新生悵然自失復作鷓鴣天詞以記之云甥館睽違已隔年重來窗几尚依然仙房長擁雲烟瑞浮世空驚日月遷濃淡筆短長篇舊吟新誦萬愁牽春風與我渾相識時遣流鶯奏管絃至晚舅姪歸生拜謁甚恭舅問生曰聞三哥有微恙想二豎子遁矣生謝曰惟舅舅憐其微恙庶得逃免再造之賜沒齒不忘舅姪勞勉之生就室自後與嬌情意周洽逾于平昔任數月情

歌喉婉轉  
嬌無力

意益厚生因憶丁憐憐之言求舊鞋于嬌嬌力詢生曰安用敝履爲哉生不以實告嬌不許舅之侍女飛紅者顏色雖美而遠出嬌下惟雙彎與嬌無大小之別常互鞋而行其寫滌詩詞與嬌相埒嬌不在側亦佳麗也以矜性妬未常獲寵於舅常時出入左右生間與之語嬌則清麗瘦怯持重少言佇視定輒移日每相遇生不問嬌則不荅戲狎一笑則使人魂魄俱飛揚紅尤喜謔浪善應對快談論生雖不與語亦必求事以與生言嬌每見之則有不足之意及生再至

紅亦與之親狎嬌疑焉生久求嬌鞋不獲一日嬌晝寢生偶至其側因竊鞋趨出方及寓室以他事去未幾曾收拾飛紅適尾生後見生遺鞋紅乃疑嬌所與者因收之生罔知所以及歸室索鞋無有也因怏怏於懷遂作青玉案詞以自記詞云尖尖曲曲緊把紅綃蹙朶朶金蓮奪目襯出雙鈎紅玉華堂春睡深沉拈來綰動春心早被六丁收拾蘆花明月難尋及暮嬌問生索鞋生曰此誠我盜去然隨已失之諒子得之矣何苦索我耶嬌乃止蓋飛紅拾歸以付嬌也然嬌

以此愈疑生私通於紅矣。一日見飛紅與生戲於窗外，捉胡蝶，因大怒，詬紅，紅頗憾之，欲以拾鞋事聞於未。有間也。後遇望日，衆出賀舅，姪嬌在焉。飛紅因語嬌，所履之鞋，揚言謂生日：「此卽子前日所遺之鞋也。」嬌變色，亟以它事語舅，姪應接他語，不聞。嬌因大疑，生使紅發其私，乃大怨望。自後非中堂相遇，不復求便，以見生女工諸事，畧不措意。怨隙之心，行住坐臥皆是也。生亦無以自明。一日，生不意中謾於後園，縱步適於花下，見鸞牋一幅，生取而視之，乃青

無意中得之

玉案詞也。花低鶯踏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愁。懶楊花夢散，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牽絆，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生披味良久，意謂嬌詞而疑其字畫頗不類嬌所書，因攜歸置于室中書案之上，欲詢嬌而未果。抵暮，西窗前有金籠養能言鸚鵡一隻，甚馴。嬌過其側，戲以紅豆擲之，鸚鵡忽言曰：「嬌娘子何打我也。」生聞之，亟出室，招嬌，嬌不至。生再挽之，方來。嬌入生室，正疑思不言，忽見案上花箋，因取視之，良久，目申生，不語。移時，生

曰子何時所作也。嬌不荅。生又曰：何故不言？嬌亦不應。生力究之。嬌曰：此飛紅詞也。君自彼得之，何必詐妾？生力辨嬌，並無一言徘徊良久，長吁竟拂衣起去。生留之不可，自爾相會愈疎。嬌終日熟寢，間一二日纔與生一見，見亦不交一言。凡月餘，生不能直其事。生一夕逕造嬌室，左右杳然，惟見窗上有絕句一章云：灰篆香難炷，風花影易移。徘徊亡限意，空作斷腸詩。生察詩知嬌之爲已，且疑心之深也。乘間語嬌曰：再會以來，荷子厚愛，視前時有加焉。邇日形似之間，不能不爲子所棄，何今昔異志乎？嬌初不言。生再詰之，嬌潛然涕曰：妾自遇君之後，常恐力日不足。今者君弃妾耳，妾何敢弃君？抑君意旣自有主，何必妾望矣。生曰：苟有二心，有如此日，因指天自誓，以明無他事。且曰：子何疑之甚也？嬌曰：君偶遺鞋，飛紅得之。飛紅偶遺詞，君且得之。天下偶然之事，何多之甚邪？妾不敢怨君，幸愛新人，無以妾爲念也。生仰天太息曰：有是哉！吾怪邇日見子若有憂者，人之情態，豈難識哉？子若不信前誓，當剪髮大誓於神明之前。嬌乃回。

笑曰君果然否生曰何害嬌曰若然後園東池正望明靈大王之祠此神聰明正直叩之無不響應君能同妾企祠大誓則甚幸也生曰如命想明靈大王亦知予心之無他也嬌乃約以次早與生俱遊後園臨東池畔遙望大王之祠兩人異口同聲拜手設誓其辭累千百不能備載誓畢攜手而歸恩情有加焉嬌乃作一詞與生寓再團圓云芳心一點柔腸萬轉有意偷憐孜孜守着甚口來結得惡因緣語言是心聲明神在上說破從前天還知道不違人願再與團圓

生得詞亦口占一詞寓白牡丹備述心事以謝之詞云一片芳心被春拘管重尋雲翼盟約說與從前不是我情薄都緣燕逐晴絲蜂拈花蕊便成執着密愛堪憐處幾多寂寞此心只有天知終不成輕狂做作縱滿眼閒花媚柳也則無情摸索後園同步遙告神明地久天長更誰托縱合再與團圓莫把是非斷却自後嬌與生情好深篤飲食起居無不留意生自此亦不復與飛紅一語紅察之因大憾一日生因縱步至後園牡丹叢畔忽遇嬌先已在彼遽擁抱之必欲

只此數語  
已足消魂

毒着

求合嬌却之言曰醜陋之質固不敢辭於君但慮雲  
雨初交歡會方密妾於情狀俱昏迷矣能保人之不  
至若有所覺妾無容身之地矣生聞其言興已稍闌  
遂與嬌携手而過別圃不覺飛紅亦自後潛至見嬌  
與生竝行因促步返舍語嬌曰天氣晴暄可入後園  
牡丹盛開能一觀否其實欲姁一行襲敗嬌之踪跡  
也姁可其請遽命紅侍行至園中瞥見生與嬌竝行  
於此畔亭左右俱無人姁因大疑因呵嬌生乃狼狽  
反室惆悵不已知爲飛紅所賣故致爲姁所覺無以

心緒絕矣  
何暇吟詞  
作賦

自釋強作一詞漁家傲寫其悒快云情若連環終不  
解無端招引傷人怪好事多磨成又敗應難睚相看  
冷眼誰俦採鎮日愁眉歛黛闌干倚遍無聊賴但願  
五湖明月在且寧耐終須還了鴛鴦債越二日生自  
知其跡不寧乃告歸舅姁亦不留之嬌夜出潛與生  
別曰天乎得非命歟相會未期而有是事妾獨奈何  
哉兄歸善自消遣求便再來無以疑間遂成永弃使  
它人得計也因泣下沾襟生亦掩泣而別嬌又作一  
剪梅詞授之且曰兄歸時展視之卽如妾之側矣言



終而去詞云。豆蔻稍頭春意闌。風滿山前雨滿山前。  
杜鵑啼血五更殘。花不禁寒。人不禁寒。離合悲歡事。  
幾般離。有悲歡。合有悲歡。別時容易見時難。怕唱陽  
關。莫唱陽關。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八

幽期部

嬌紅記下

申生與嬌別歸父母以生久在外妨廢書史間歲功名之會又復在眼遂令生於書齋溫習舊業生與其兄綸雖朝夕共學而思嬌之念無時不然夜則與兄異榻而寢悵恨之辭或形於夢寐恨不能御風縮地一與嬌會至七月中旬舅以眉州倅滿道經申生之門因留宿於生家者累日此時舅挈家以行姪嬌寓

一字一血  
生家相隨不離跬步兼飛紅湘娥諸侍女雜然左右  
生與嬌欲一言不可得居三日舅命戒行車馬喧闐  
送者絡繹於道始與嬌各登車諸侍女相隨先後申  
生亦乘馬相送闖其便曳簾挽車與嬌語舊嬌淚下  
如雨不能答徐曰遇君之後一日爲別不能堪處况  
今動是三年遠近千里一旦思君之切安保其再能  
見君乎但恐妾垂首瞑目骨化形銷君將眠花臥柳  
弃舊憐新妾枕邊恩愛他人有之矣生日明靈大王  
在彼吾誓不爲也嬌曰若然妾荷君之恩死且不朽

乃占詩一首贈生欲語征夫促去忙臨岐分袂轉情  
傷不堪千里三年別恨說仙家日月長嬌於袖中又  
出香珮一枚上有金銷團鳳以真珠百粒約爲同心

裝飾貴重

結贈生日覩物思人可也得暇可求便一來毋以地  
遠爲辭言未竟軒車催動霧隱前山曉月半沉目送  
不及生別舅始辭回恹然歸于書室間消永日無不  
泪零晨窗夕燈學業幾廢間爲詞章無不寄與嬌紅  
之語他不暇及一日賦一曲以示兄綸皆寄其意於  
言辭之外未嘗斥言也詞云春風情性奈少年棄負

竊香名譽。記得當初綉窗私語。便傾心素雨。濕花陰。月篩簾影。幾許良宵。遇亂紅飛盡。菴源從此迷路。因念好景難留。光陰易失。算行雲何處。三峽詞源。誰爲我寫出。斷腸詩句。目極歸鴻。秋娘聲價。應念司空否。甚時覓箇彩鸞。同跨歸去。兄見之。撫生背肩曰。厚卿以弟之才。當取青紫如拾芥。以顯二親。夫何流連光景。此詞固佳。察弟之心。必有所主。秋期在近。且移此筆。鏖戰文場可也。生但無言。蓋生詞微寓於嬌相會之始末。至亂紅飛盡之句。則直指飛紅媒孽之事。

思恨之極。作爲此詞。其兄不知也。及至八月。與兄俱就秋試。畢卽欲言歸。兄綸謂曰。三年燈火辛勤。決以此舉揭榜在近。何不少俟。生曰。兄學業高遠。危中必矣。劣弟荒唐。僞陋孫山之外。不言可知。不欲久此榜揭後。無面目回鄉也。兄再四挽留。生不得已。從之。踰數日。秋闈拆號。生與綸俱在高選。兄弟聯捧捷而歸。次年又與兄綸同及第。兄綸授綿州綿山縣主簿。生以弓箭升甲。授洋州司戶。兄弟歸家侍次。時有賣登科記於眉州者。舅因閱之。見生兄弟皆及第。因大喜。

又生出一  
机括矣妙  
絕

歸謂姪曰二哥三哥兄弟皆及第吾家宅相得人矣  
但恨相去千里不能親賀遂遣人致書且詢問二甥  
榮授何官如瓜期未及能一來款我以慰老夫忻喜  
之心否生得書與兄謀曰舅有命召兄宜一行綸曰  
父母在焉可遠遊委以家事然舅姪所命亦不可違  
長孫克家弟固當往於是生欣然領命即日治行請  
舅任所既至舅見之且賀且謝須臾姪嬌畢見且曰  
別後喜審吾甥兄弟俱擢危科與有榮華生謙謝再  
三又問二哥何以不來生荅兄弟不可俱出之意舅  
姪等問勞盡禮姪終以生前疑似之故館生於廳事  
之東邊去堂甚遠生亦遠嫌尋常非呼召不入縱或  
一至堂廡未嘗與嬌款狎或與嬌偶然相遇左右森  
立但彼此佇視不能出一言生殊無聊住十餘日欲  
告歸然終念遠來未曾與嬌一語悶悶不樂徘徊久  
之乃作詞寓相思會以述懷脉脉惜春心無言耿思  
憶夜永如年誰道藍橋咫尺緣分淺何似舊日莫相  
識試問取柳千絲愁怎織菱花頻照兩鬢爲誰雪積  
幾番會面見了又無信息空追前事把兩淚偷滴且

殊覺傷情

看下稍如何是得一日生晨起入謁姪姪未起生因忽遇嬌於堂側時且早左右俱未起嬌亟出步前語生曰妾別兄久矣思念之心未嘗少息喜審近取高第但恨命薄所弃不能執箕箒以觀富貴爲大恨耳兄能不弃不以地遠來臨妾何以得此妾與飛紅有隙君所知也今姪以年尊多病不暇他顧而飛紅方用事跬步動容無所求其便兄至此已十日矣妾不能與兄一敘疇昔者坐此故也妾每見兄必晨昏入謁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而兄每入必晚今非兄早

不惜小恥

至妾安能與兄一語也生曰我見事變如此終日死坐孤苦之態不能備言方欲於一二日間圖爲歸計緣未及與兄一語故未忍去今旣若此我雖在此竟何益也予將歸矣嬌曰妾以今日之故屈事飛紅尚未得其歡心自今以往當愈屈意事之萬一得回其意則可與兄復如前日兄果能少畱月餘否因出袖中黃金二十兩與生曰恐兄到此或有用度衣服有不堪者宜令左右以工直持來當與兄修治也生乃曰若果有可謀雖僻處鬼室千日亦何害頃之人漸

用意同通

眼前點綴  
自覺離思  
酸楚

衆生遂出愈無聊賴時遶戶吟咏以寫懷抱有二詩  
云庭院深深宋不諱午風吹夢到天涯出墻新竹呈  
霜節匝地垂楊袞雪花覓句閑來消永日遣愁聊復  
酌流霞狂風全不知人意早向窗前報晚衙 簾展  
湘紋浪欲生幽人自感夢難成倚床剝覺添風味開  
戶何妨待月明擬倩蛙聲傳密意難將螢火照離情  
遙憐織女佳期近時看銀河幾曲橫生在舅家自秋  
及冬歲將暮矣慕戀之心終無以自遣每以明燭倚  
牀獨坐夜半方就枕所居室東邊有修竹數竿竹外

有亭前任州官有子婦美而少因得暴疾遂至不起  
殯于亭中經歲後移歸鄉里然精誠常在亭中每爲  
妖祟以迷少年生不知其詳一夕方掩關而坐將及  
二更許忽聞窗外步履聲生意其兵吏夜起不以爲  
怪頃之叩窗甚急生出視則見嬌娘獨立窗下曰若  
何不寢候君久矣生不知妖欣然與之入室曰子何  
以得此來答曰舅妗熟寢無有知者故來相就將旦  
告去囑生曰此後妾必夜至兄無幹不必至中堂或  
入偶相遇不必以言相問恐人有所覺也妾或與君

不得生者  
得死者不  
得真者得  
假者可嘆

非妖不能  
遠計

語幸無見答以狎斜之言妾必有爲君宜引去不對  
則人將謂君無心於妾庶可釋疑也生日子若夜必  
一至吾室吾入何幹言訖遂去自後妖夜必至凡月  
餘人莫知之生常經數日方一入中堂左右問之以  
它事對或遇嬌則遠望引避常獨吟一詞寓于飛樂  
以自喜曰天賦多嬌蕙蘭心性風標憐才不減文蕭  
怕芸窗花館虛度良宵密相門就長待燭暗香消向  
人前載迹休把言語輕挑問誰知証惟有明月相邀  
從今管取爲雲雨暮暮朝朝嬌自生再至益屈已以

都在空徑

事飛紅平日玩好珍奇之物紅一開口則舉而贈之  
錦繡綾羅金銀珠翠惟紅所欲人皆呼之爲紅娘子  
紅見嬌之待已厚也漸釋舊憾與嬌稔密嬌結之愈  
至時小慧年已長見嬌屈意事於紅語嬌曰娘子通  
判之女貴人也飛紅通判之妾賤者也奈何以貴事  
賤此小慧日久所不能平者嬌因嘆曰我之遇申生  
爾所知也紅與我有隙屢窘撓我今生遠來已久我  
不能與之一敘間闊者蓋阻於此耳苟不屈已以結  
紅之心或者與生胥會能保其無語乎我不自愛而

吐出真情

屈意事紅  
猶意意事  
生見得通  
透

發出三  
段  
大議論

屈事之者爲生設也。因吟詩一絕云：雨勒春寒花信遲，痴雲碍月夜光微。披雲閣雨憑誰力，花月開圓且待時。吟畢因泣下。慧曰：娘子芳年秀麗，稟性聰明，立身鄭重，向時遊玩花園，與湘娥並行，娥不相讓，先登樓梯，娘子怒以告夫人。夫人不治，凡不食者兩日，其負氣有如此者。前年罷官西歸，驛舍床帳不備，重以綉茵，周以羅幃，猶思其不潔，焚沉，焚麝，夜半方寢，其愛身有如此者。娘子善歌，衆所共知，親族聚會，申請不明，再四終不肯出一聲，其重言有如此者。今旣委

挑語切骨  
終不能悟

千金之身於申生，若弃敝屣而又下事飛紅，喪盡名節，此妾之所大不曉者。况娘子詩詞清麗，文章華瞻，名聞於時久矣。當今少年才子，咸願一見而不可得，苟求婚姻，豈不能得一申生也。又兼申生一第之後，視娘子頗似無情。今雖在此呼之而不來，問之而不對，諒必有他意也。娘子何自苦執如此。嬌曰：爾勿言，天下豈復有鍾情如申生者乎。以生之才美，必不負我，必得生而後已。慧知嬌眷戀申生之心如鐵石，乃亦諂事飛紅，紅後感嬌之結已備，至盡釋前憾，喟然



謂嬌曰娘子近日以來憔悴特甚若重有所思者何不與紅一言紅受娘子之恩厚矣苟有効力當以死報嬌但流涕不言紅乃叩之曰我之遇申生爾所知也它何言紅曰此易事始年尊終日於小樓看經堂室之事娘子主之果有所圖敢不唯命嬌鄭重謝之自此紅常與嬌爲他求以見生然生每夜遇妖之後以爲真嬌之來累十餘日不入中堂精神昏倦終日思睡嬌眷戀之極情不能已時作詩以記之凡九首情緣心曲兩難忘夢隔巫山蝶思荒春事懶隨花片

蒼山碧水  
映帶眉宇

薄愁懷偏勝柳絲長金鬆瘦削腸堪斷珠淚珊瑚意倍傷人自蕭條春自好少年空爾惜流芳其二曰曉窗睡起翠娥顰天際晴霞曙色新錦字謾題機上恨黃鸝爲喚對頭春每憐芳艸愁花悴偏覺幽篁入夢頻翠袖未殘空滌淚閨闈宋宋暗傷神其三曰一點芳心冷似灰蘭闈宋靜鎖塵埃幾時閨思多慳澀昨夜燈花又浪開夢裏佳期成慘淡想中顏色苦疑猜芙蓉帳小雲屏暗一段春愁帶雨來其四曰春山癡恨攢愁思不慰閑情只自知寥落肯容成獨夢淒涼

將心托明月  
誰知明月照溝渠

古思

偏是蹙雙眉。那知淺淡輕顰態。不記春心似醉時。對  
面相看只如此。知他欲負此生期。其五曰。斗帳春寒  
歎。宋寥羅衣。那得血痕消。無因得贖陽臺路。有信無  
情恰是空。佳況每從愁裡減。夢魂疑是夢中。招腕成  
獨與堪惆悵。珠淚汪汪暗處飄。其六曰。曉起西窗一  
半開。輕移蓮步下芳堦。流鶯有恨空啼樹。塵榻無情  
自鎖埃。薄倖動成經歲別。光陰枉負少年懷。每期對  
榻人長負。輸了愁眉淚滿腮。其七曰。咫尺天涯一望  
間。重簾十二擁朱闌。斷腸芳艸連天碧。作惡東風特

地寒籠裏飛禽堪再復。盆中覆水恐難收。落花舞絮  
春如水。下却珠簾不忍看。其八曰。屈指光陰又隔春。  
朱顏枉負一生身。情牽相喚鶯聲細。腸斷無端草色  
新。露帳銀床初破睡。舞衫歌扇總生塵。幾回惆悵空  
悲歎。抵爲無情薄倖人。其九曰。瘦盡紅芳綠正肥。枕  
中春夢不多時。好將此日思前日。莫遣佳期負後期。  
鎮日閒愁魂去遠。殘春孤恨夢生遲。憑誰寄與多情  
道。憔悴闌干怨落暉。嬌娘吟畢付與紅觀日。我別申  
生動經一載之餘。今咫尺天涯對面如此。我何以堪。

日既而尚  
留餘暇

言已忽仆於地。紅扶之而起。良久方甦。紅見嬌失意。懼姘有疑。乃誑姘曰：「嬌娘子多苦寒疾。姘信之故。嬌雖憔悴不疑也。」紅一夕至嬌所。嬌方掩淚獨坐。殊不勝情。紅因曰：「娘子如此。而申生如彼。此豈有人心者。妾近見申生。屢以實情告之。往往不顧。且其神思昏迷。況彼所居之地。名娼艷女甚多。想少年不能自持。他有所驅。宜乎寡情於娘子。何自苦乃爾。試一索之。便可知生之所爲矣。」嬌見生之相棄甚也。因紅語亦疑之。至晚遂令小慧及紅房下小侍女蘭蘭夜出伺生起處。慧與蘭蘭同至生室前。見窗內燈明。慧因穴窗細視。見生與一女子對坐。顏色態度與嬌娘無異。因私相嘆駭。歸室則見嬌與紅並坐於室。慧曰：「娘子適至生室乎。」嬌曰：「我與飛紅同遣爾去。我二人坐此未嘗動。爾安得妄言。」慧蘭同聲曰：「適來申生與一女子相對而坐。絕似娘子。若此則彼爲何人也。」嬌紅大駭。良久。紅曰：「舊聞此地多有鬼魅。諒必此類惑之。宜其待娘子恻然也。」因欲與慧蘭等再出視之。時夜深。門守甚嚴。不復可出。遂止。明晨嬌詐以姘命召生入。

室不過再四召之方來。小慧前導至後室，見嬌獨坐。生徬徨欲去，嬌卽前挽。生袖曰：君且勿去，將有事語君。生不得已，乃坐。嬌曰：君近日何相棄妾之待兄亦至矣。一旦若是，豈平昔所望於兄者？生不答。嬌又曰：兄每夕所遇者何人？生曰：無之。嬌曰：不必隱諱。生謂詐已，乃左右顧盼切切，曰：子令我勿言，何窘我也。嬌曰：妾有何事，令君勿言？生大駭，因曰：左右有人乎？嬌曰：無之。嬌又曰：妾自別君之後，迄今將兩歲矣。兄此來妾亦何便得與君款密？何嘗囑君勿言？生曰：子何反覆也？子自前月以來，每夜必至我室，囑我勿言，懼飛紅之輩生釁也。子今乃有是說，何故？嬌曰：妾室未嘗一出君之室，所居窮僻，久聞其中多怪諒，必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妾自屈事飛紅之後，已得其歡心，日夕使人招兄，兄不至。縱一來與兄談話，兄又不答。日夕不知所謂，將謂兄有異心。夜來使小慧蘭蘭伺兄起處，乃見一女子形狀如妾與兄對坐，此非鬼祟而何？故今日召兄實之耳。君不信，則召紅證之，乃潛使人呼紅。紅至，謂生曰：郎君何弃娘子也？因具道昨

夕之事生駭然汗下浹背罔知所出乃謝曰非子眷眷不忘則我將死于鬼祟手矣第恨兩月以來負子恩愛之情其何以爲報因大恐不敢出息其室至暮猶在中堂紅乃與嬌謀止以生爲鬼所惑告姪姪疑之曰安有是理紅欲實其言至一更許令生且出室生懼不敢往紅曰第往彼妾將有爲也因戒生日今夜二鼓妾與姪來觀如彼來妾與姪遠望恐見其類嬌則生疑矣如索君君亦勿言似娘子也生勉強許之至二更初鬼果來生雖與之對坐心驚股栗未定

間紅姪已至窗前果見一婦人姪欲細視紅慰其事發露因大撫窗趨入鬼果不見生初聞嬌之言且信且疑及紅撫窗鬼遁滅跡生方大悟姪因詢生日適爲何人生愧謝曰不知其鬼也願姪救我於是姪與紅謀移生入中堂舅知之廣求明師符水以與生飲生後臥病累日亦尋向安自爾生起居皆在宅內嬌亦不以向日相弃介意歡愛如平日或至生室連夕姪亦不知也生追思鬼惑之事深得嬌紅之救已乃作望江南詞以謝之詞云從前事今日始知空冷落

巫山十二峯朝雲暮雨竟無蹤一覺大槐宮在月地  
天意巧爲容不比尋常三五夜清輝香影隔簾櫳春  
在画堂中又兩月餘姪以病歿嬌哀毀殊甚幾不堪  
處生見舅家事紛紜乘間告歸嬌因謂生曰昔日之  
別不謂復有今日幸欣再會奈何罹此禍變哀毀之  
中不暇與兄款曲暫歸宜再來也因長吁曰數年之  
間送兄者屢矣知相別後能念妾勤心否乎生無言  
但掩淚爲別明日辭舅歸至家中父母聞姪之亡皆  
驚動嗟泣明年六月舅任滿回再過生門迎宿留住  
數日自姪之歿飛紅專寵於舅因宛轉爲嬌謀因與  
舅曰夫人不幸先逝善父年少家事無人主持何不  
拉三哥同歸經理且其瓜期未及也舅欣然之欲拉  
生去生父不欲生聞之心切意喜因乘間囑紅俾舅  
再三拉之舅如言力與生父言之父不得已乃令生  
行遂同到舅家住兩月舅卽爲再調任計謂生曰家  
中事緒繁多小兒幼失所恃三哥不妨在此相與維  
持俟有美赴之期當竭力助行生諾之舅遂行生厚  
賂舅之左右莫不歡悅生因與嬌絕無間隔院宇深

沉簾幙掩映玉枕相挨鸞鳳並翼或時朱闌共倚舉盞飛觴嬉笑嘔吟曲盡人間之樂踰半載舅以舉員未足再調利州倅以歸左右得生之賂加以事大體重無敢言及之者唯於舅前爲生延譽舅歸之後見生經理其家事事有倫知生之才能幹有餘又妙年高第前程未可量遂悔向日背親之謀間使紅委曲問生一夕生方與嬌閑坐紅趨至拜賀曰郎君娘子平昔之願諧矣敢不賀嬌詢之紅曰舅又有結好之意使妾審訂郎君懼郎君之不從也嬌曰天果不違

有機會了

人耶因大喜明燈達旦忘寐生賦內家嬌詞以相慶云燈花何大喜多情事天意想從人念子秀蘭房才高柳絮我登仕版世忝簪紳堪誇處一雙兩好彼此正青春夙世因緣今生契合昔時秦晉重締姻親殷勤謝紅葉傳來佳耗意密情真記東池畔要誓神明料得從今臨風對月消除舊恨慘雨愁雲管取團圓到底不負深盟是夕紅反命於舅曰生意無不可也遂立媒遣之生家生父母亦允許且曰此固所愿也擇日遣聘丁憐憐者自生別後久之入帥府至西

書院所畫美人猶在壁上。帥子坐其旁，憐憐仰視。久之，帥子問曰：天下豈有如此婦人乎？憐曰：有之。因指嬌像曰：聞此於已入畫者，未能模寫其一，二足極小。眉極修，詞草翰墨，無能出其右。以此女實之，想其他皆然。帥子喜曰：我將求婚。此女憐曰：無用也。聞此女久有外遇，恐非全身。帥子曰：得婦如此，幸已甚矣。此不足問。憐悔失言，力解不獲。帥子遂令親信懇告其父，求婚於王。王時倅眉州，未回，故無言及此者。逮王再調歸家，待次之日，帥遂遣來求婚。王初拒之，再四

帥逼以威勢，賂以貨財，不得已遂許之。嬌夜持帥書至生室，告曰：前日姻約復敗矣。帥子求婚，家君迫於權要許之矣。兄何以爲計？生曰：事在他日，當徐圖之。嬌自是見生愈密，然一相遇則慘慘不樂。平生善歌，每作哀怨之音，則聞者動容，或至流涕。雖與生至相得，未嘗對生一歌。生或潛聽，嬌覺之，則又中輟。生每以爲嫌，至是生不請自歌。詞一叢花云：世間萬事轉頭空，何物似情濃。新歡共把愁眉展，怎知道新恨重逢。媒妁無憑，佳期又悞，何處問流紅。欲歌先咽，意冲



冲從此各西東、愁怕到黃昏、窗兒外、疎雨泣梧桐、仔  
細思量、不如桃李、猶解嫁東風、歌未終、黯黯然淚下  
如雨、生平嗜好、有不能致者、嬌廣用金玉、售以遺  
生、一夕家宴罷、至就寢、生被酒、未能臥、嬌秉燭侍側  
生從容問曰、爾來眷我、何益厚也、嬌曰、始者妾謂可  
托終身於君、今既不如所願、事兄蓋有日矣、雖盡此  
身、何足以謝生、夫感慟居數日、嬌忽臥病、不得與生  
會者、僅二月、一日舅出謁、生厚賂左右、欲一見嬌、左  
右扶嬌至生室之側、生迎與相見、嗚咽不已、良久嬌

可憐

乃曰、樂極生悲、俗語不誣、妾病不能扶持、生願不諧  
死亦從、兄在所不恤也、語竟、倚生之懷、似無所主、左  
右驚扶而入、久之方醒、生亦自此悶悶作事、顛倒語  
言、無實目前所爲、旋踵而忘、舅甚怪之、秋八月、帥子  
納幣促親、期舅許之、嬌病少瘳、因他事怒小鬟綠英、  
綠英懷恨、乘間以嬌平日所爲之事、從實告舅、舅怒  
審實於紅、將治之、紅諂曰、小娘子讀書知禮義、豈不  
知失身之爲大辱、且重厚少言、愛身若珠玉、擇地而  
行、待時而動、相公所知也、况申生功名到手、舉動不

妾堂廡之間、不命之入、不敢入、未嘗與嬌一語戲狎、倘有是事、妾豈不知也、或者小人之言、未宜深信、且親期在近、不宜自爲此不美也、舅方寵任飛紅、信其言、不復再問、止加防閑、申生度勢、不可留、乃告嬌曰、今日之事、舅知之矣、行計不可緩也、子親期去、此比兩月、勉事新君、吾與子從此決矣、因以詞一首寓好事、近與嬌爲別、詞云、一自識伊來、便許綰同心、結天意、竟辜人願、成幾番虛設、佳期近也、想新歡遣我空懸絕、莫忘花陰深處、與西窗明月、嬌覽詞、怒曰、兄丈夫也、堂堂六尺之軀、乃不能謀一婦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君其恐乎、妾身不可再辱、旣以與君、則君之身也、因掩面大慟、生方悟、去留未決、俄得家書、報父有疾、遣僕馬促回、生使人候嬌、不得已、入謁舅、告別舅、時坐中堂、嬌聞之、出立舅後、回目佇視、不能出半語、舅曰、子歸後、府君無恙、宜再來、嬌娘親禮在、卽家事紛紜、無執幹者、生辭曰、令愛親期以近、純歸侍亦須累月、又瓜期將近、動是數年、重會未可知也、舅宜善自愛、生因再拜、舅曰、嬌娘在近、出室、子來朝未

寫詩生動  
如吳道子  
畫

定未必相會。因呼出別生。嬌聞語灑淚不能止。懼舅見之不敢前。背而遁去。再四呼之不至。生遂別舅而歸。嬌自生去。日夜悲泣。未嘗覽鏡。芳容頓改。幽豔暗消。楊柳迷烟。梨花帶雨。或見梁燕雙飛。征鴻獨叫。則悽慘不自勝也。近半月病愈甚。將不能起。紅乃潛書促生來。使與爲決。生得書以無故不敢告父母。乃夜遁。潛至嬌之門。住兩日。舅亦不知也。生時艤舟岸下。冀一見嬌。後卽歸。蓋慮父母之知。必獲重責。明日舅送舊守出於郊外。時紅乃與嬌私出。卽上生舟。嬌執

果商難得

生手。大慟曰。卽不來矣。恨無以報兄。不幸迫於父母之命。不能終身以相從。兄今青雲萬里。厚擇佳配。共享榮貴。妾不敢望也。妾向時與兄擁爐。謂事不濟。當以死謝妾。敢背此言。邪。兄氣質孱薄。常多病。善攝養。毋以妾爲念。因出斷袖。還生曰。謝兄厚恩。復思此景。其可再得乎。哭愈慟。紅亦淚下。久之。紅懼有他變。詐語嬌曰。舅將至矣。宜速登岸。嬌含泪口。占一詞以贈生。云。郎今去也。撇奴去。恨共離舟。留不住。扶病別江頭。沾襟淚如雨。路遠終須別。一寸腸。千結。此會再難

精于好不  
知幾

逢相逢只夢中。又吟一絕爲別云。合歡帶上真珠結。箇箇團圓又無缺。當時把向掌中看。豈意今爲千古別。生得嬌詩詞。揖別歸舟而去。紅扶嬌登岸。但見舟人撥棹。蘋浪翻風彩鷁急。飛征鴻易斷。目力有盡。江山無窮。生歸枕席上。無不流涕。嬌之佳期已逼。乃托感疾。佯狂蓬頭垢面。以求退親。父迫之。嬌引刀自截。左右救之。得不殞。因絕食數日。不能起。紅委曲開諭之。曰。娘子平生俊快。豈不諳曉世事。帥家富貴極矣。子弟端方俊拔。殆過申生。娘子不自開懷。保身自重。

何苦如是耶。且聞媒者之言。彼之欲得娘子。甚如飢渴。其他皆所不問。娘子何自弃也。况申生歸後。亦已議親貴族。彼蓋亦絕念於此矣。因圖帥子之貌。以獻曰。得婿如是。亦無負矣。嬌曰。美則美耳。非我所及。事止此矣。吾志不易也。紅又詐爲嬌舊遺生香珮。下結以破環隻釵。謂生遣遺嬌。因言已結他姻之意。以相絕。嬌見之。泣下曰。相從數年。申生之心事。我豈不知者。彼聞我有他故。特爲此以開釋我耳。因取香珮細認。覺其虛。因曰。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我始以不正。

千方百計  
難壞他  
一點真心

狂不離於

遇申生終又背而之他則我之淫蕩甚矣既不克其始又不有其終人謂我何紅娘子愛我厚矣幸勿多言我固不愛一身以謝申生也遂不復言舅聞而亦憐之但曰業已成矣無可奈何遣紅輩百端爲之開釋終莫能悟嬌遂吟詩二首寄與申生別云如此鍾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汪汪兩眼西風淚猶向陽臺作雨飛月有陰晴與圓缺人有悲歡與會別擁爐細語鬼神知拚把紅顏爲君絕間隔數日嬌竟以憂卒生接寄來詩章方曉而嬌之訃音隨至生茫然

自失對景傷懷獨坐則以手書空咄咄若與人語因賦憶瑤姬詞以弔嬌娘詞曰蜀下相逢千金麗質憐才便肯分付自念潘安容貌無此奇遇梨花擲處還驚起因共我擁爐低語今生拚兩兩同心不怕旁人間阻此事憑誰處對明神爲誓死也相許徒思行雲信斷聽簫歸去月明誰伴孤鸞舞細思之淚流如雨便因喪命甘從地下和伊一處生兄綸見此詞尾句知其語不祥因再三慰解追慕無已殆不能堪又於壁下題詩一絕以別父母詩曰竇翁德邵如椿古蔡

到此又當  
別論

母年高與鶴齊。生育恩深俱未報。此身先死奈虞兮。  
又爲詩一首以別兄。詩曰。當年風雅藹雙鸞。擬共翺  
翔萬里天。今日雁行分散去。誰憐隻影叫蒼烟。生題  
詩畢。索嬌所自贈香羅帕。自縊於書窗間。爲家人所  
覺。救免。兄綸與生之素識。皆來勸解之。且曰。大丈夫  
志在四方。弟年少科高。青雲足下。而甘死兒女子手  
中。耶。况天下多美婦人。何必如是。生變色。氣逆不能  
卽對。徐曰。佳人難再得。因回顧二親。叮嚀曰。二哥才  
學俱優妙。年取功名。且及瓜期。前程萬里。顯親揚名。

大吾門戶。承繼宗祧。一夔足矣。惟大人割不忍之恩。  
又顧兄綸曰。雙親年高侍養。純不孝不能耐。罔極之  
恩。惟兄念之。自是神思昏迷。不思飲食。日漸尪羸。竟  
奄奄不起。父母大慟。卽日馳書告舅舅。舅得書。飛紅輩  
知之。舉家號泣。舅因呼紅痛責之。曰。往時問汝。汝何  
不實告我。稔成事變。以至於此。皆汝之咎。紅不能對。  
因伏地請罪。久之。舅意稍解。乃曰。事已如此。不可及  
矣。兩違親議。亦老夫之罪也。因痛自悔。又謂紅曰。申  
生丰儀如許。才學又如許。正昔人所謂我見汝猶憐。

兩命都害  
在手

况老奴乎生前之願既已違之矣與死後之姻緣可也紅曰然則如之何舅沉吟半晌曰我今復書舉嬌柩以歸于申家得合葬焉沒者而有知其不快快於泉下也必矣紅曰然于是復書以此言告于生之父母許焉越月得吉日戒嚴遂舁嬌柩以歸生家舅書自悔責且謝兩背姻盟之非仍遣紅來弔慰營辦喪事又月餘詢謀僉同乃合葬於濯錦江邊葬畢紅告歸抵舍之明日因與小慧過嬌寢所恍惚見嬌與生在室相對笑語嬌謂紅曰喪事謝汝遠來營辦吾二

人死無憾矣我自去世卽歸仙道見住碧瑤之宮相距蓬萊不遠咫尺朝歡暮宴天上之樂不減人間所愿足矣惟是親恩未報弟年尚幼一家之事賴汝支吾善事家君無以我爲念明年寒食祭掃新墳汝能爲我一來彼時又得相會也語未終紅且驚且喜倉皇告舅舅復與往寢所物色之則無所有矣惟見壁間之詞一闋云蓮閨愛絕長向碧瑤深處歇華表來歸風物依然人事非 月光如水偏照鴛鴦新塚裡黃鶴催班此去何時得再還舅見此詞不覺哀悼所

畱字跡半濃半淡尋亦減去舅與紅輩皆驚異嗟嘆  
而已越明年清明日追思紅見嬌之事呼僕命騎往  
詣墳所灑酒奠位之際唯見雙鴛鴦飛翔上下捕之  
不得逐之不去祭奠之畢倏然不見後人故名爲鴛  
鴦塚云





